

上世纪70年代,我在乡下当老师。那年腊月二十八,父亲赶集办年货回来,把手中的一卷大红纸递给我说,今年的春联你写,不找人写了。家里有教书先生,找人写春联,人家会笑话咱的。

父命难违,我只能放下手中的活,专心研究起写春联。先要编出大门和屋门的春联词。几经琢磨,决定大门是“春到山乡处处喜,喜临农家院院春”,屋门是“和顺一门有百福,平安二字值千金”。

编好词,打扫打扫西屋炕,把炕桌放上,找些用过的废纸,倒水研墨,提笔练起。刚开始手抖腕颤,哆哆嗦嗦,横不平竖不直,歪歪扭扭。满地废纸,满桌子墨。心急脸热,汗水从额头上流了下来。练了一下午,头晕目眩,腰酸背疼。

第二天吃过早饭,我把大红纸打开,准备“开工”,心里叮嘱自己,别慌,别忙,一笔一画写,定能写好。我先写了几个“福”字,练练笔,之后写那些贴在不显眼处的字幅。等手热了,自如了,才正式写大门、屋门的春联,一式两份,挑好的贴。红纸黑字,一副副摆了一炕。父亲走过来看了看,没说什么,我从父亲的神色里,看得出他还是比较满意。此刻,我才闻到那股淡淡的墨香。

除夕午饭前春联贴出。阳光下红底黑字的对联熠熠生辉,院子立刻有了年的色彩。

初一还没吃完早饭,就听见大门口有说话声,透过玻璃窗,我看到二叔,还有几个人站在大门前说着什么。出门迎进屋,拜年问好,一位王姓大哥便问春联是谁写的。我回答说,是小弟我写的,给评评,咋样?他们异口同声地说,不错,挺好的。

我心里清楚,当着我的面谁能说不好呢?他们的赞许,更多的是鼓励和鞭策。我也清楚地知道,以后过年写春联将是我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一次跑到县城,到书店转转,买回两本字帖,一本楷书,一本隶书。工作之余就在废纸上练几笔,写几页,坚持不懈,自认为有了明显的进步。

第二年,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,把写春联的红纸送到我家。隶书春联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这小村庄。村里人感到新鲜,也认可苍劲端庄的字体,过年找我写春联的人也多了起来,一到腊月底,家里人来人往,很是热闹。此时,父亲脸上充满了自豪,我也为能给乡亲们做点事感到高兴。

这么多年来,我始终坚持自己写春联,铺上纸,提起笔,墨香弥漫,笔下生风,红纸上的字就有了灵性,也有了年的氛围。



情系故人

平凡的小事

王彦平

时光如梭,不知不觉间,娅薇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。每逢老友见面,都会情不自禁地提起她,说话间眼圈儿泛红。尤其是我的妻子,她和娅薇从小相伴一路走来,可称得上是毕生的知己。

我与娅薇相识比较晚。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,她爱人毕业分配到我们单位,与我同住在一座单身楼,渐渐熟悉了起来。闲聊起来,方知他的未婚妻是我的同乡。随后见到娅薇,自报家门后,她说和我家里大大小小都很熟悉,唯独不认识我。

也难怪,我出生那年,父亲就被划为右派,下放到学校接受改造。母亲为避免单位冷眼,将出生仅28天的我寄养到一农妇家,托付给乡下的爷爷奶奶照顾,这一照顾就是14年。我读初中才回到父母身边,然而,屡屡被冷落苛待。最终为了逃避,我放弃了学业,到农村插队当了知青。娅薇了解到我的处境后,十分同情我关照我,并把她最要好的朋友介绍给我谈对象。为了促成我们,她一肩挑两头斡旋撮合,直到我们谈婚论嫁。然而,父母拒绝为我举办婚礼,几经协商无果。当时我兼任机关共青团的工作,直属机关党委管组织的老张同志实在看不下去,便一边为我筹办婚礼,一边亲自登门做我父母的工作。当时,是娅薇陪同年过半百的老张同志,乘公交车颠簸一个多小时,到我家里做我父母的工作。她们费心费力操办我的人生大事,在我最无助的时候,伸出了援助之手。如今回想起来,娅薇善解人意的品行、古道热肠的人格魅力,常常使我心潮起伏,辗转难眠。

娅薇病重期间和去世后,我把她那感人的故事讲给她的发小听时,她们告诉我,早在读小学时,班里有位女生崴了脚,娅薇就每天背着同学上学,坚持不懈,直至同学痊愈。

娅薇的大学同学告诉我,他们属于理工科,班上男生居多,女同学稀少。在那个吃供应粮的年代,女同学粮票还算够用,而男生由于活泼爱动,成天打球、跑步,体能消耗大,口粮大都有缺口。细心的娅薇发现了,便默默地省吃俭用,从自己的粮票里挤出馒头送给男生。同学含着眼泪说,大学四年里,哪位男生没有吃过娅薇的馒头?桩桩件件平凡的小事中,彰显出了娅薇闪光的灵魂。

如今,娅薇静静地走了。一年多来,她的音容笑貌不住地在我们的脑海里浮现,也不时地闪现在我们的梦中。

岁月留痕

修补搪瓷用品

春潮



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,搪瓷用品逐渐在百姓日常生活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,我们家也逐步添置了搪瓷碗、搪瓷盆等日用品,就连比较少见的搪瓷饭盒也进入了我们家中。搪瓷日用品比起从前的瓷器来,那是既好看又耐用,可是它也有它的弱点,那就是经不住磕碰,一旦某个部位被磕碰掉了表面上的搪瓷,露出来的铁皮内心很快就会生锈,进而出现漏洞,影响使用。

当时,因为我热衷于装配半导体收音机,家中购置有电烙铁,我就萌发了用电烙铁补焊搪瓷用品的想法,一试效果很好。但是当时我的电烙铁瓦数小(只有25瓦),功率不够,补焊时往往既费时又费力。于是我又专门购买了一把大功率(100瓦)电烙铁,这下可好了,用起来得心应手,效率大大提高。从此我家的搪瓷用品,只要是表面上碰掉一点瓷,不等它生锈,我就赶快用电烙铁在碰掉瓷的地方给它镀上一层锡,以延长它的使用期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补焊搪瓷用品的手艺越来越好,同时我的这一手艺也在亲友中传播开来,不论是亲戚还是朋友,只要有碰掉了瓷的搪瓷用品,就都会给我送过来。我是来者不拒,都给予免费修补。不要说是工钱,就连焊锡、焊油的材料钱我也不收。我常常对大伙说:“一来我是在发扬雷锋精神,助人为乐;二来在帮大家修补焊接中,也在不断提高我的焊接技艺。我还得感谢大家给了我一个展示手艺的机会。”

本版图片来源:百度网

难忘时刻

我给姥爷刮胡子

郭建荣

我从小常住在姥姥家,对姥姥姥爷的孝心,是天生流在血液里,长在骨子里的。

姥爷当时大约七十六七岁,身体还很硬朗,但姥姥身体却很差,患有支气管炎与哮喘。平时姥爷头发长了,胡子长了,总是姥姥给他剃。我似乎感觉姥姥手里的剃刀下,无论头发还是胡子,都是那么柔顺、绵软,剃刀一上去,轻轻一刮,一片就下来了,

瞬间姥爷就会年轻起来。

我跃跃欲试。我觉得这点活,我也能干了。

一日,姥姥又病了,我主动请缨:“姥爷,你的胡子又长了!这次我给你刮吧。”姥爷欣然应允。我先用热毛巾给姥爷胡子上敷了敷,然后又在姥爷的胡子上抹了抹香皂。我信心十足地拿起剃刀,满脑子想的是姥姥给姥爷刮胡子时那种轻而易举的画

面。但当我手里的剃刀落到姥爷的胡子上时,似乎姥爷的胡子瞬间发生了变化。那些胡子根根挺立,又粗又硬。看来,姥姥给姥爷剃头刮胡子时的那种娴熟与潇洒,绝非一日之功。我紧张起来,屏住呼吸,睁大眼睛,开始用剃刀给姥爷一根儿一根儿刮起来。

终于刮完了,我满头大汗,腰酸背疼。姥爷笑呵呵地夸赞我一番。得到姥爷的夸奖和赞许,我心里美滋滋的。